

# 汉语的表情 (组诗)

常建世



常建世 1966年生,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人。诗歌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中国诗歌》《诗潮》等报刊。曾获“中国,有座城市叫长春”“全球华人迎奥运”“新诗放歌60年”等征文大赛奖。诗歌入选《汶川大地震诗歌经典》《2008奥运诗选》《中国当代诗库》《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5卷》等,著有个人诗集《语言的高处》《情感的姿势》。

风格的极限  
是我经典诗的标志  
传世诗的名片

我的代表作  
有名,没取  
有型,没造

## 我是一只风筝

我错就错在  
把自己当成了雄鹰  
把天高任鸟飞  
海阔凭鱼跃  
当成了至理名言  
当天空使我  
无法我行我素时  
我才彻头彻尾地知道  
我不仅不是雄鹰  
就连麻雀都不是  
我是一只风筝

## 下关风大

下关风大  
一年吹两次  
一次吹半年

下关风大  
我在风中  
听望夫女说话

## 我的云南

我的云南  
天也云南  
单纯就单纯得干干脆脆  
单纯得一碧如洗中  
只剩太阳  
复杂就复杂得彻彻底底  
复杂得彩云竞枝里  
想象出皱纹

我的云南  
地也云南  
盛产山,出众水  
苍山、高黎贡山、梅里雪山  
山山炫目  
耀眼不过红塔山  
金沙江、怒江、澜沧江  
水水咆哮  
响亮不过红河

我的云南  
人也很云南

虽然很原生很草根  
但却前赴后继地  
文化着云南的文化  
艺术着艺术的云南

## 打歌

笛子一吹芦笙一响  
大地就是抒情的舞台  
踏步而歌  
脚,演绎着爱  
手,放飞着情  
贮不住的激情  
在古音阶里飞扬

其实,这才是歌  
“阿苏贵,你瞧着”  
高亢激越得让人  
情不自禁泪花盈盈  
其实,这才是舞  
跺脚、转身、拍掌  
粗犷豪放得使人  
心潮澎湃热血沸腾

呵,打歌  
弄人养大的打歌哟  
游子的梦  
因你竖起了耳朵

## 跳菜

说到南涧  
我就想到了跳菜  
想到了那些来自天上的  
幸福的菜

他们被头顶着  
手托着,嘴叨抬着  
踩着音乐,闪挪腾跃  
鹭鸶伸腿,金鹿望月  
野鸡吃水,空手叠塔跳  
奇异滑稽的动作  
让宾客心惊,碗里肉跳

他们跳到我桌上时  
那表情,憨憨的  
像极了我的父兄姐妹  
让人有种  
说不出的亲近

看着这些菜,这些  
踏着“凌波微步”来的菜  
饱了的人饿了  
饿了的人饱了

## 红的深邃处

映山红的请柬  
在春风中传递时  
我又回到了苍山  
回到了  
放牧我童年的深处

迎接我的杜鹃  
高举着火把  
照见我  
满身的疲惫

在红的深邃处  
我不是中心  
只是一个点  
一个乌黑的洞

## 出生地

父母在时叫家乡  
父母走了喊故乡

叫家乡时  
不想回也得回  
喊故乡后  
想回却回不了

从家乡到故乡  
由主人变客人  
出生地  
成了尴尬地  
但始终是个  
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

## 一根稻草

一根稻草  
在农贸市场  
捆在菜上,是菜  
绑在大闸蟹上  
是大闸蟹的一部分

在农贸市场  
一根稻草卖自己  
用不着自己  
讨价还价

## 写给杯中物

今夜,酒是孤独的  
没有红颜  
没有知己  
没有对影成三人

酒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 
但没倾诉对象  
酒只好把到嘴边的话  
一口一口  
咽下

酒知道  
只有把咽下的话  
灌醉  
这夜才得以安宁

最后  
酒把酒灌醉了  
醉得不省酒事

## 中秋夜

所有的忙碌入睡后  
蛐鸣是脱颖而出的喧嚣  
是夜唯一的声音  
我活着的心跳

月色无边  
无边的月色  
盖不住蛐鸣的辽阔  
失眠的深邃

拿什么酬谢这些  
昼伏夜出的歌手啊  
搜遍全身  
只剩几行  
瘦如骨头的诗句

## 那个炸雷

那个炸雷  
好像是老天爷  
专门用来劈我的  
要,为何  
不偏不倚  
在我头顶爆炸

炸雷过后  
我在想  
想那些过往之事  
哪一件  
还会遭天打雷劈

## 与一朵花对视

与一朵花对视  
我目睹了能目睹的一切  
包括形状包括色彩  
包括  
一只蜂儿采蜜的笑容

与一朵花对视  
我看见了看不见的全部  
比如喜悦比如忧伤  
比如  
一只瞳孔放大的乡愁

与一朵花对视  
我最后发现  
我的乡村已越来越老了  
老得只剩下  
看家守院的呼噜

## 有一个词语

有一个词语  
居住在汉语的中心

被字拱卫被词簇拥  
点横中出精神  
撇捺里现沧桑  
它快乐着汉语的快乐  
悲伤着汉语的悲伤

看见它我就看见了  
山的俊俏,水的妩媚  
大地的辽阔  
触摸它我就触摸到了  
脉的节奏,心的跳动  
爱恨的执着

是这个词语复兴的时候了  
道路上镌刻着奔跑  
天空里写满了飞翔  
大地上盛产前仆后继  
太阳每天辞旧迎新

这个词语就两个字  
你可以拆开来读  
你可以拆开来写  
但你拆不开  
他们合起来的力量

这个词语里有你  
这个词语里有我  
这个词语就是你  
我提得起  
放不下的  
祖国

## 空椅子

作为用具  
空不空都是椅子

椅子空着

空着的椅子  
等谁

## 不要叫我诗人

不要叫我诗人,我  
驯服不住桀骜的词汇  
驾驭不了狂奔的汉语

狂傲时,无法李白样  
仰天大笑出门去  
仁慈时,又没杜甫想  
安得广厦千万间

不要叫我诗人  
你一叫  
我就不浪得虚名

## 父亲

瞄准城市  
把笔直的身躯拉成弓  
射出我这支响箭后  
你,隐居了

隐居到了  
安全的泥土里

## 黑夜里想你

黑夜里想你  
是我这生  
最明智之举

黑夜里想你  
想得纯粹、彻底  
想得无所顾忌  
随心所欲

想你的时候

我只剩下失眠  
只剩下  
在失眠中辗转反侧  
在辗转反侧中  
一遍一遍梳理你

黑夜里想你  
你比黑夜更黑  
让我放弃了  
所有的灯火通明

## 关于这个秋天

关于这个秋天  
我不想说  
草枯的过程  
叶落的经历  
我只想说一只蛐蛐  
一只准时为我  
上班的蛐蛐

它坚守窗外昼伏夜出  
是我孤寂的伙伴  
失眠的心跳  
最后的抒情歌手  
我秋天的大门  
因它歌起时轰然开启  
歌止时骤然关闭

关于这个秋天  
我不记录  
爱的来路恨的去处  
我只记录一只蛐蛐  
我要重点记下它  
撤退的全过程  
包括时间、地点、线路  
当然也包括它  
撤不走的所有

## 写给女儿

愿你做个  
满怀希望的人  
坚守忍耐的人  
节约善良的人

因为  
希望是生活的诱饵  
忍耐是活着的成本  
而善良,太贵  
要慢用

## 有您在,不敢老

80岁的母亲  
抚摸着  
60岁儿子的头说

儿啊,几天不见  
你又老多了  
白头发又添了不少

儿子小心翼翼回敬道  
妈啊  
有您在,我不敢老

## 大雪的雪

三杯酒下肚  
你说,这大雪的雪  
用酒,消不了

我说,又醉了  
这大雪的天  
哪会下雪

你说,下了  
下得好大呀  
在心里

### 创作谈

于我而言,写诗是件痛苦的事。我常常为写一首诗,没完没了地和自己过不去,翻来覆去地折腾自己。

20世纪30年代,我出生在一个未通公路却叫“车达坡”的地方。车达坡地处大理苍山西坡腹地,是漾濞江东岸海拔最高的彝家山寨。我5岁丧母,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父亲独自一人把我们兄妹6人拉扯成人。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父亲的形象被我浓缩成6行诗36个字置顶在生命的高空。

真正让我走上文学之路的,是我读师范时的一位老师。他是一个年轻有为却非常严厉的人,担任我的班主任和语文科任教师。入学后的第一堂作文讲评

课,他就拿我的作文“开刀”,让生性倔强的我下不了台。“你连记叙文六要素都不懂,你是怎么考入师范的?”诸如此类冲击心灵的话语像插进我心里的刀,成为我一生消解不了的疼。吃软不吃硬的我,就在心里发誓,此生如果写不出像模像样的作文给他看,就誓不为人。从那天后,我每天除上课吃饭睡觉外,图书馆、阅览室就成了我经常出没的地方。我不仅认真阅读了一大批优秀读物,还

通读了中国四大名著和其他文学书籍,为我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。通过博览群书和不断仿写他人的优秀习作,我的作文水平不断提升。大学三年级时,我的作文作为优秀范文在全年级学习交流。也就在这一年,我开始向报刊编辑部投稿。

1989年6月,我告别了坚守4年的三尺讲台,走进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脉地镇人民政府工作。在

机关工作的日子,我依然坚持文学创作并把重点调整到自由诗的创作上。有志者事竟成,苦心人天不负。1997年7月,我的诗作《七月》《香港》终于登上了《云南日报》“花潮”副刊的榜首,翻开了我文学写作的新篇章。之后的写作之路就越走越宽了,我写的诗接二连三在报刊上发表。2005年底,漾濞

县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,组织把我安排进去工作,进一步拓宽了我的文学创作空间。诗作的质量也有了很大提升,部分诗歌荣登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诗潮》等名刊。

在诗歌创作上,我力主把诗写得短些,再短些;简单些,再简单些。

做一个认真的人不容易,写一首好诗也不容易。忘不了自己出身“草根”,所以就有了平民性;忘不了诗是要给人看的,写作时就格外小心。

## 我的创作之路

群山 音